

白桦著

一首 情歌 的来历



 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

一首
情歌
的来历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首情歌的来历/白桦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6
ISBN 7-5321-2843-1

I. 一… II. 白…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9161 号

责任编辑: 陈先法

封面设计: 周艳梅

美术编辑: 王志伟

一首情歌的来历

白桦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300 册

ISBN 7-5321-2843-1/I·2195 定价: 1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有些往事，由于过于完美，才让我们这些过于功利的后人觉得不像是在人世间发生过的事情，而把它们当做史诗来吟唱，当做神话来述说。甚至把它们写进经卷，沐浴净身之后，在庙堂里伴着庄严肃穆的音乐来高声朗诵。其实，它们的的确确是最真实的、人世间的悲欢。

——作者

从云南这个神奇的地方流传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那些忧伤而醉人的情歌，都是哪儿来的呢？那些古老而又永葆青春的情歌，到底是谁创作出来的？这些问题困扰了我整整半个世纪。特别是其中有一首，我对于它的珍爱就像对于我热烈追求过的初恋情人那样，甚至总也不想轻易说出他的名字。半个世纪以来，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形容我对它的感受。每当我听到它的第一个乐句的时候，眼泪就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了。我总会透过蒙眬泪眼看到一个站在月光下、溪水边的圣洁少女。可她是哪一个民族的姑娘呢？她为什么那样忧伤？为什么在绝望之中还要怀着如此热切的渴望呢？

为此，我在云南各民族中访问过许多人，他们的回答却是多种多样的。有人说，那首情歌是某一个朝代、某一个不安分的傣族村寺里的小沙弥，做晚课的时候听到小情人的呼唤，却无法走出寺院和她会见，只好把她的声音用特定的符号谱写在贝叶上，被后世的同修误认为是神圣的经文而永远保存了下来。也有人说，那首情歌是一个彝族小姑娘站在山顶上喊出来、而后再由多

情的风传递到四面八方。也有人说,那首情歌是一个白族姑娘用树叶吹出来、被一个细心的小伙子永远铭记在自己的青春岁月里了。也有人说,那首情歌是一个傈僳姑娘在送别情人的渡口上哭出来的,交头接耳的浪花忙不迭地又把它传送到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去了……特别是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这首处女般纯净的情歌,也发生了权益之争,着实让人有一种受到亵渎的感觉。一首过于完美、过于纯洁的情歌,却与一些与过于功利的人纠缠在一起了。的确,很多人说这是弥渡的汉族情歌,弥渡也的确是情歌之乡。先后也有几个音乐家站出来,说他们对其最后完成有过决定性的“功绩”,这也完全可能。但是,彝族朋友也站出来说,这是他们彝族情歌,他们可以拿出许多彝族情歌与之相接近的旋律和音型来作证。也有白族朋友站出来,用相同的理由证明这是白族的音乐。至于这首情歌所表达的情愫,绝大多数人一听就能体验到:这是一首发自内心的、爱情的呼唤。可也有个别人认为这是一首隐喻着企盼革命的歌曲,使人瞠目结舌……真是莫衷一是,我也就不再追根求源了。没想到,我在一次访问维也纳的时候,却意外地听到了关于这首情歌的来龙去脉。当然,这也只不过是众多说法中增加了一种罢了。

夏天的维也纳森林,每一片绿叶都竞相迎着太阳翻飞,竞相反射着白炽的光芒。夏天是维也纳欢乐的季节,音乐的季节,也是啤酒的季节。安娜酒馆深藏在多瑙河左岸的密林里,一进大门,迎面就是一面宽阔的屏风,屏风上挂着几百只各式各样的开瓶器,据说有些开瓶器是三百五十年以前的手工制品。餐厅的每一面墙壁上还挂着光顾过这个酒馆的音乐家们的肖像。其中

有理查·施特劳斯和约翰·施特劳斯,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学院派音乐家或沙龙音乐家,而且在他们的生前就拥有成千上万的底层乐迷。有莫扎特和贝多芬,可信程度也很高。莫扎特本来就是奥地利人,六岁时就面对维也纳公众演奏小提琴了。最后十年也生活在维也纳,但穷困潦倒。为了必要的衣食,拼命作曲,写了大量不朽的杰作。贝多芬在1787年就访问过维也纳,1792年又来维也纳定居。他在维也纳喜欢在森林中散步,到酒馆里歇歇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据说贝多芬那部辉煌的《第九交响曲》的动机,就萌生在维也纳森林那条被后世命名为“贝多芬小路”上。至于意大利人马利皮埃罗,在肖像下的说明文字里是这样解释的:“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马利皮埃罗,1898年在维也纳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时,曾经在本店作客。”一个侍者在我耳边说:那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打工。说着他还挤了挤眼睛,做了一个拉琴的手势。我去安娜酒馆是为了参加一个音乐家的酒会,在酒会正式开始之前,我结识了维也纳音乐学院的贝尔格教授。当他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作家,而且很熟悉云南的时候,就通过一位奥地利汉学家向我通报了他自己的姓氏。他笑着对我说:

“我不是那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兵的维也纳作曲家贝尔格,他的代表作是小提琴协奏曲《悼念一位安琪儿》,他是我的长辈,早在二战前就去世了。大约是1935年吧……”

他拉着我走到临窗的钢琴旁边,忽然轻轻地弹奏出一句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旋律来。

“啊!”我大声惊叫起来,这不就是我梦魂萦绕的那首情歌的第一句吗?贝尔格教授只弹了一句,就像伤心欲绝的溪水刚刚流出幽谷就咽绝了。他的双手从键盘的两侧垂落了下来。停

顿了一会儿，他对我说：

“白！由于语言的障碍，我没法向您叙述我熟知这支民歌的来历，那是一个好几代人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会告诉您，爱情就像蓝色多瑙河一样顽强而恒久地从千山万壑中奔涌而出，有时执着得毫无理性可言。故事很曲折、包括很多独特的民族风情。即使有劳这位汉学家做翻译，也不容易。如果您想知道，我可以把我的一位中国学生介绍给您，她来自云南……”

“贝尔格教授！您有一位中国学生？”

“是的，歌唱家，很年轻，也很有天才。您乐意吗？”

“啊！当然乐意。谢谢您！”

“她会详细向你叙述这首情歌的来历。”他想了想，说：“明天早上九点半？可以吗？”

“很合适！”

第二天早上，我在我的临时寓所院子里等她。那是一个铺满绿阴的花园，青青芳草一直延伸到台阶上。九点半，一个亭亭玉立的中国姑娘出现在敞开着的栅门旁。乍一看，她就像五十年前我看到过的彝族少女杨丽坤，那时的杨丽坤还没走上银幕，所不同的是：这一位没有穿民族服装，而是一件黑色的低胸连衣裙。当她走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发现她甚至比当年的杨丽坤还要苗条些，也白皙些。

“你就是李黎吧？”

“是的，我叫李黎。桃李芬芳的李，黎明即起的黎。”

“欢迎你！是贝尔格教授让你来的吧？”

“是的。”

“请坐！”

等到我们一同坐下来时，杨丽坤的影子就渐渐从她身

上隐去了,因为我发现在她身上多了现代少女的随意和潇洒,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喝点什么?”

她看看藤几上摆着的几种瓶装饮料和装在碟子里的奶酪、饼干,说:

“我需要的时候自己来!白老师。”

此时,她轻轻颌首的神情和微笑,又会勾起我早年记忆中某一个傣族少女的含蓄。我很有把握地用傣语问她:

“你是个傣族姑娘吧?”

细密而整齐的皓齿在唇缝里闪露了一下。李黎用傣语回答我说:

“是……不全是!”她的回答有些迟疑。

“对不起。”

“白老师!这个‘对不起’应该我来说。因为我很难回答您我属于哪个民族。不过,等我把那支情歌的来历说清楚以后,您也就明白了。”

“谢谢你!”

我在维也纳逗留的时间很短,李黎只要有空就来找我,通过她的叙述,加上后来我多次到云南旅行的采访,就像在笼罩大雾之下的山涧里溯溪而上,经过许多迂回曲折的石滩之后,才终于找到了它的源头。

下面就是我根据李黎给我讲的故事,再经过我调查、核实之后,整理出来的故事。

维也纳音乐学院声乐系的一排练声房埋藏在绿阴下,显得优雅而凉爽。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李黎正在练声,练习的是普契尼的歌剧《波希米亚人》里的咏叹调《我的名字叫咪咪》。他的同学——英国青年哈利在钢琴上为她伴奏,他是主动要求来给她伴奏的,原因不言而喻。虽然他不知道中国有一个成语叫“琴瑟和鸣”。他在伴奏的时候却懂得了“琴瑟和鸣”的美妙感觉。他用热切的目光在李黎醉意的脸上、闪光的琴键和谱纸之间跳来跳去,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渴望了。他们在练声的休息时间里,一边啜饮着咖啡、一边聊着天,哈利经常会提出一些很幼稚的问题。譬如说:

“亲爱的李黎!你说爱情这种东西有吗?”

李黎有点生气,与其是因为哈利总是在说傻话,不如说是为了他对爱情的不敬,诸如“爱情这种东西”之类。李黎反驳他说:

“亲爱的哈利!这是一个可以轻率谈论的问题吗!”

“怎么？这难道是一个必须在教堂里当着牧师的面谈论的问题吗？”

“小朋友！哈利！你还没到谈论爱情的时候……”

李黎以小卖老的样子非常可爱，惹得哈利哈哈大笑。

“李黎！我比你小吗？”

“当然是！因为我说的不是大小，不是用年龄可以界定的……”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根据我自己的体验，不是空谈。”

“这么说，你专修的不是声乐，而是爱情了！”

哈利故意炫耀地说：

“李黎！虽然我没有专修爱情，至少我的体验比你多得多吧！因为认识来自经验。”

“也许吧……”

“在爱情上，你还像中国古典戏曲里的‘佳人’，智商就像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

李黎反唇相讥：

“你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我本身就是一台测量爱情智商的仪器。”

“花花公子！”李黎毫无恶意地说，“正因为你是花花公子，才要否定爱情的存在吧！可你又要靠谈情说爱来追求成就感。”

“李黎！我是在向你说知心话。我的确有多次激情、甚至生生死死的尝试，每一次激情过去以后才知道那是一个误会，原来被我当作生死爱情的东西，往往只是一种幻觉，更准确地说：是生理上的骚动……”

“对于花花公子来说，这不是很正常吗？非常正常！但这是对爱情的亵渎。”

“亵渎？李黎！自从莎士比亚杜撰了《罗米欧与朱丽叶》那天起，人们就有了一个绝妙的疑问：想想看，如果罗米欧与朱丽叶白头偕老？结局还是美丽的吗？李黎！”哈利深情地说，“我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是因为我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有一天我会觉得今天我们之间的一切也是一种幻觉，也是一时的生理上的冲动……我怕会失去你，李黎！”哈利说到这儿，感动得把手伸给李黎。

李黎笑着躲开了。

“哈利！你真会开玩笑！我们之间怎么了？有过什么吗？我给过你什么许诺了吗？你真会自作多情！”

“不！我很悲哀，你难道到现在还没有感觉到吗？”

“很抱歉！没有……悲哀就悲哀吧，你在悲哀的时候要比自以为是的时候可爱得多！”

“这么说，你认为爱情是存在的？”

“当然……”

“不！李黎！我怀疑，很怀疑。就像没有爱情一样，也没有真理，只有欲望……这个世界上，人们只有欲望。”

李黎迫不及待地说：

“哈利！不！有真理，也有爱情，就像有音乐，也有阳光一样！你能否定音乐和阳光的存在吗……？”

哈利笑而不答。李黎知道，他什么都能否定掉，就是不忍心否定音乐，因为音乐是哈利安身立命的唯一依据。李黎翻阅着乐谱，不再理睬哈利。小小的斗室，好一阵子默默无语。他们两个都在思索着一个共同的问题。

突然，哈利拍拍李黎的肩膀，指着小窗外对她大叫了一声：

“看!”

李黎的目光立即顺着他指着的方向看过去,她看见窗外走过一个穿着风衣、胳膊肘夹着一叠谱纸的大胡子老人,那老人走得很慢,好像要用脚步踏出一首慢板乐曲的节奏来。他逆着光高高地昂起头,秋风在吹起枝头绿叶的同时,也吹起了他那长长的、像是正在炽燃的银发。他的手在空气里微微的游动着,好像正在捕捉一个幻想中的旋律。

哈利好一会儿都凝视着这位风度翩翩的老人,沉溺于对他忘情的欣赏之中。

当李黎问他的时候,哈利才醒悟过来,急急忙忙地对李黎说:

“快!他就是你要找的人呀!”

“他是谁?”

哈利像是不认得李黎似的、大睁着惊奇的眼睛说:

“他是谁你都不知道?!他就是贝尔格呀!”

李黎这才悟到眼前升起的是一颗真正的太阳!

“天啊!他是贝尔格?就是同时在全世界好几个一流交响乐团担任总监和指挥的贝尔格教授?”

哈利冲着李黎大叫起来:

“正是他呀!小傻瓜!”

李黎忙不迭地抓起扔在地上的黑皮包,飞似的跑出了练声房。因为当时她恨不得飞起来,此时也许是她走向多年梦想的第一步。在校园的小径上,李黎追上了贝尔格教授。但她没敢马上走到贝尔格教授身边,而是跟在他的身后,右手紧紧地按住自己起伏不停的胸脯,让自己能喘几口气而安静下来。跟着贝尔格教授走了几步以后,李黎才恢复正常呼吸。再跨前几步就

和贝尔格教授肩并肩了。李黎侧着身子仰望着贝尔格教授，结结巴巴地说：

“对不起！教授！您能看看这部交响曲的总谱吗？”她说着就把一本破旧的手抄总谱伸到贝尔格教授的眼前。在教授看来，那简直是一本手工装订的大练习簿，皱皱巴巴，有几页已经破碎。贝尔格教授微微地皱了皱眉头，显然不是没听懂李黎的话，他反问道：

“什么？”

李黎鼓足勇气回答说：

“总谱，一部很优美……很动人的合唱交响曲。”

事后李黎才认识到：这句话在贝尔格教授面前说出来，要多么愚蠢有多么愚蠢！

贝尔格教授总算按捺住自己的性子，问：

“是谁的？柏辽兹？除了贝多芬，柏辽兹在《送葬与凯旋交响曲》里加过合唱……”

李黎当然知道自己的唐突，仍然结结巴巴地说：

“不……不是……”

没等她说下去，贝尔格教授就生气了：

“我太了解你们这些年轻学生了！总是想一鸣惊人。你怎么敢把你们的破练习簿拿给我看？！莫名其妙！”

贝尔格教授越说越气，加快步伐朝着学院的大门走去。李黎怯懦地停在远处，怔怔地注视着贝尔格教授的背影，既狼狈而又难堪，委屈得眼泪在眼眶里旋转了很久。

当然，李黎并没有就此罢休。晚上，李黎找到哈利，向哈利提出，请他一起去拜访贝尔格教授。她以为哈利即使为了让李黎对他有好感，也一定会满口答应，挺身而出。谁知道哈利伸了

伸舌头,平时的骑士风度一点也没有了,竟然坦白承认:

“对不起!李黎!你让我陪你去刺杀本·拉登,我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去见贝尔格教授……对不起!我不敢去。我只能把贝尔格教授家的住址告诉你,可你必须保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透露是我告诉你的。”

他的回答虽然使李黎很失望,李黎还是向他道了谢。

“谢谢你!哈利!你把一个像欧共体的防务机密那样重要的情报泄漏给了我,而且不用付费。我想如果需要付费,只有某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才能付得起。”

不知道是哈利缺乏幽默感,还是由于他被贝尔格教授的威望吓懵了,压根儿就没听出李黎对他的讥讽。他在一张纸条上写出贝尔格教授的住址以后,老老实实在地回答说:

“可不。”

维也纳，多瑙河的女神，尤其是在夜间，真是美不胜收！在傍着多瑙河岸边的街道上漫步，你会觉得你就在女神温馨的怀抱里。街灯透过树的枝叶洒落在人行道上，是一片斑驳而美丽的光影。落叶虽然已经铺满街面，那些掷地有声的黄叶还在不断地飘落。李黎的肩上背着皮包，踏着远处飘来的琴声，轻轻地走在落叶上，每一步都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那是一条僻静的街道，偶尔有一辆小型轿车轻轻驰过……她按照哈利给她的门牌号码，在一扇爬满藤萝的绿窗下停住了脚步。原来钢琴声是从贝尔格教授那扇绿窗里流泻出来的，教授正在弹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她透过白色的镂花窗帘，依稀可以看见窗内弹琴的就是贝尔格教授，从老人清晰的侧影上看得出他是那样的全神贯注，因而显得特别美。——连花蕾一般的李黎都能感觉得到，那是一种崇高的阳刚之美。李黎在窗下久久徘徊，苦于找不到一个拜访贝尔格教授的理由，贝尔格教授是那样的严厉而傲慢。蓦然，她像是在海一样宽阔的夜空中捞到了一只流萤。她的听觉在贝尔格指尖下流动着的乐音里，捕捉到一个微小的

破绽。李黎情不自禁地笑了，走到门前，按了一下二楼 A 室的门铃。李黎看见窗内的贝尔格教授转过脸来，扭着身子向窗外张望了一下。由于角度太小的缘故，他看不见来人的面貌和身影，随即“砰”地响了一声，贝尔格教授关了钢琴盖。接着，李黎在楼下听见对讲机里传出教授的声音：

“谁呀？”

李黎理直气壮地回答说：

“贝尔格教授！我是钢琴调音师。”

贝尔格怀疑地反问：

“我通知过任何一位钢琴调音师吗？不！”

“是的，您没有通知过……我凑巧经过您的窗下，听到您的钢琴中央 D 失准，高了那么一点点，大约是六分之一音阶……”

“啊？是吗？”

贝尔格教授马上在琴上按了一下 C、D 和 E 键，笑了。

“OK！你原来有一对很灵敏的耳朵。”

楼下大门的电控锁这才“啪”地一声应声打开了。李黎踏着轻快的步子上楼梯，二楼 A 室的门也已经打开了，贝尔格教授正在门前迎接着她。李黎恭恭敬敬地向贝尔格教授鞠了一个躬，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教授一眼就认出她就是白天在校园里遭遇到的那个女学生。

“是你？”

李黎听得出，教授的语气不太友好。她鼓足勇气地“王顾左右而言他”：

“贝尔格教授！六分之一……不是吗？”

贝尔格教授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

“请吧。”